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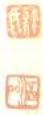
鄭逸梅書

逸
松

開

活
二
種

許
寶
馳
署



三
逸
梅
門
言
二
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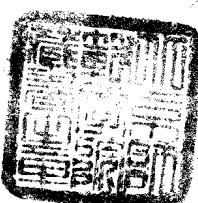
郭 逸梅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0497



1130497

郑逸梅闲话二种

郑逸梅 著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25印张 2插页 130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统一书号：10206·173

ISBN 7—5333—0016—5
I·6 定价：1.50元

小　　言

年事愈高，念旧思想愈重，我也不例外，大约这也是自然规律吧！我藏一本小学时期的作文册，视同瑰宝。又有一本《吴梅村词》，是扫叶山房石印的，寻常得很，可是我对它特别有感情，因为当我幼年，茫然无知，却硬要先祖父锦庭公给我买来的。日前，承我友刘华庭检来我的旧作《淞云闲话》及《三国闲话》，那当然敝帚自珍，深为欣幸的了。这两本书，已在动乱中散佚，事后，我到处找寻，都找不到，访不着。一旦重见这绝版数十年的作品，阅读一过，觉得具有些掌故和文史性，在今日来谈，似乎尚不背时，且有些可资参考，也就排比一下，合二书为一，名之为《逸梅闲话二种》。为求内容的统一，把综合性的《淞云闲话》略加芟汰，增加了些新内容，成为单纯的掌故资料，那就二者取得一致了。这是齐鲁书社编者提供给我的意见，我就乐于接受。

回顾我的写作，历时七十寒暑。所写的都属于杂作一类，而以人物掌故为主，散载报刊，约有二、三百万言，有的剪贴，有的不及剪贴，劫数难逃，如今都付诸荡然。所幸已刊的单行本，凡四十多种，却搜罗到半数以上。可知单行本比散稿容易保留，且绝版了又得重版，我这《逸梅闲话二种》便是明证。有感岁月迁流，人事无定，而我垂尽之年，得整辑的，还是在身前整辑一些，无非作豹死留皮之想。若说与当代硕彦分庭抗礼，这我岂敢。

九十二叟郑逸梅书于纸帐铜瓶室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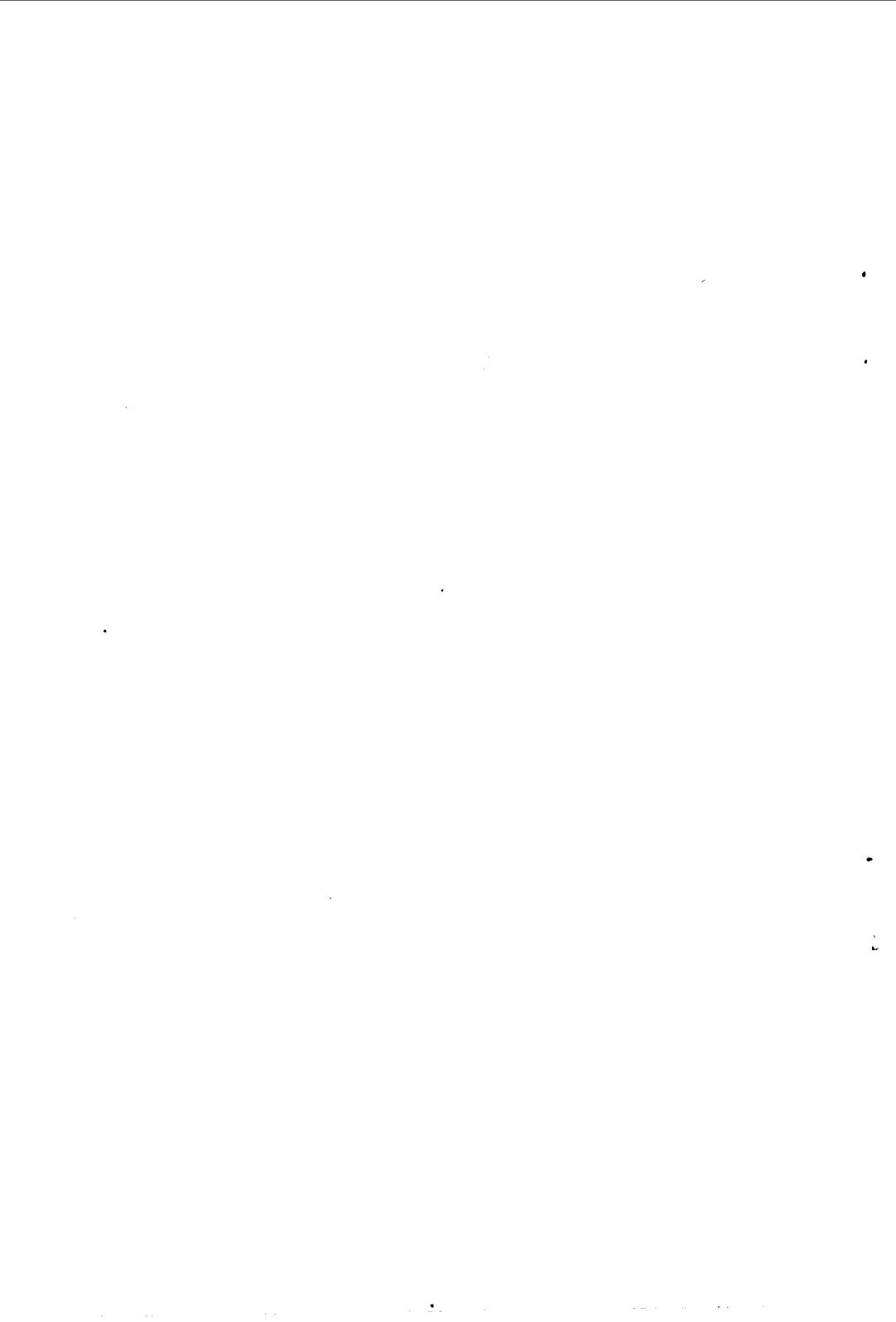
小言	1
淞云闲话	
春灯谜话	3
伶人与文人之友谊	4
春牛与芒神	5
新年中之玄妙观	6
明时之虎丘	8
青莲阁之沿革	9
有明四汉奸	10
新春悬钟馗	12
元宵之种种	13
鬼的问题	14
海上琵琶会	16
释骨牌之意义	17
花朝韵语	18
西湖苏小墓之虚伪	19
吴中之状元	20
广方言馆之组织	22
谈山家十八熟	23
读画一得	24

花榜始于明季	25
三笑中华太师之故乡	26
红拂墓	28
最初之教科书	29
六十余年前之字林沪报	30
吴中袁氏之文献	31
老和尚过江考	32
我所渴想之小王山	33
旧日花丛之怪现状	34
董香光读书处遗迹有二	35
香溪之再来人墓	36
辛亥之同南社	37
隽雅之游舫	38
金鹤望修皖通志	39
志东轩吟社之人物	40
张仙送子考	42
伪画	43
吴中沧浪亭之沿革	44
嵊县之古佛	45
滇南之卉木	46
明人笔记中之鸦片烟	47
假山	48
聊斋志异之考证	52
沪南先棉祠之沧桑	55
西人爱好中国物品	56
妙严墓曾一度遭劫	57

投稿酬金之起始	58
忆语拾遗	59
勇姓非中国人	63
往日之吾园	64
吴山小记	65
昭阳趣史	67
吴中留园之名联	68
记过去之青社	69
桃花扇作者之歧说	70
设馆教授英文之起始	71
踔厉风发之民权报	72
横塘之唐六如墓	73
吴中可园之考证	74
巫山奇遇之讼	75
我国裸体画之导师	76
大理石	77
铜圆之珍藏	78
张南皮之言行	79
随园诗话中之红楼梦	81
从随园之讼说到袁翔甫	82
既往之江南制造局	84
苏小妹考	85
编影戏剧本之老前辈	86
拇战起始考	87
丽则社之韵事	88
吴中之渔洋山与白阳山	89

剡溪之戴墓	90
沪南小掌故	91
报纸刊载长篇小说之创始	91
送灶小考证	93
商笙伯之备亡录	94
瑞莘儒质美未学	95
余越园死谣成事实	96
方地山之袜	96
潘兰史死因之一说	97
陆廉夫撰半篇墓志铭	97
任伯年延誉倪墨耕	98
张佩纶之手抄本日记	99
乔大壮脱略形迹	100
汪双溪以德报怨	101
张彦云与吴伯宛之生死友谊	102
翁松禅诋康有为非本意	102
刘脊生访吴敏树遗书	103
沈寐叟绝笔书联	104
夏粹芳被刺之一页秘史	105
三国闲话	
三国闲话	109
跋语	康瓠子 189

淞 云 闲 话



春 灯 谜 话

承平之世，文人雅士，辄以隐语粘于灯上，名之曰灯谜。此风由来已久。按《帝京景物略》云：灯市有以诗影物幌于寺观之壁，名之曰商灯。商灯二字不知作何解，以意度之，殆灯附隐语，须商确而得之欤。又曰文虎。吴兴许德邻《文虎溯源》云：虎当作虍。《字林》：虍，虎文也。《六书正讹》：虍，象其文章屈曲也。孙可之所谓龙章虎皮，其文炳然者，盖虎豹之皮，斑斓章采，文虎之作，储思必深，摛辞必高。趋怪而走奇，道人之所不道，其质粹然，其文绚然，有如虎豹之皮，文章曲屈，令人望色目迷。以虎为虍，似义有可通也。星社中多射虎健将，如程瞻庐、朱枫隐、陆澹庵、屠守拙诸子皆是。元旦夜声同乐会，吴莲洲君更悬谜条以助兴，的是雅人深致。谜语之佳者，就予平日所见，如智能与宝玉谈情，射唐诗：君向潇湘我向秦。元旦，射《西厢》两句：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掘壁洞，射《易经》：小人剥庐。死不肯剪辫子，射古人名：毛延寿。临去秋波那一转，射书名：《离骚》。抱牌位做亲，射四书：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闺女闲看秘戏图，射《左传》：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何仙姑守洞府，射《三字经》：七雄出。聪明面孔笨肚肠，射三国人名二：颜良、文丑。满身癩疥，谐声格，射四书：无尺寸之肤不养也。黄克强号召党人，

射四书：兴曰：盍归乎来？双胞胎，射《诗经》：有怀二人。程不识，射药名：生地。三跪九叩首，射时人：陈仪。却说琥珀珍珠，走进贾母套间，正夹蜡花。珍珠道：谁把脚凳撩在这里？几乎绊我一交。说着，往上一瞧，吓的啊哟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可巧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见了，便大喊起来。射《诗经》：鸳鸯在梁。满汉细点，射唐诗：清明时节雨纷纷。一二三四六，射唐诗：才有梅花便不同。火烧赤壁，射时人名：朱其石。建国方略，射时人名：孙筹成。红拂，射书名：《桃花扇》。瞎子演大面，射：眼不见为净。皆灵心四映，妙到毫巅之作。在此元夜张灯之候，殊堪玩索也。

伶人与文人之交谊

文人捧角，相习成风。而伶人亦有喜与文人往还。交谊弥厚者，如程砚秋唱词，什九出罗瘿公手。瘿公死，身后萧条，一切敛墓诸费，均由砚秋任之，一时称其高谊。又毕倚虹客死沪寓，梅婉华寄数百金以恤其后嗣。又革命先烈凌大同，初为关外义勇军军长，民国后，在汉上任大江报辑务。贾璧云方演剧汉上，凌赏其艺，因与相识，并介其友何海鸣于贾。未几，大江报以舆论触犯袁氏，海鸣孑身走沪上，大同迟未行，得贾赠资，始得出险。侦者一再威吓，贾亦不安于鄂，旋来海上，与海鸣大同时相过从。既而大同返汉上，被执，遇害于武昌，弃尸江水中，贾大为惋伤，谆劝海鸣勿再蹈险。此后海鸣以癸丑之役，亡命扶桑，归国后，重闻贾歌，纪以诗云：乱馀重见恍疑仙，小步轻妆色更鲜。信有微波伤往事，却无新句上华笺。扬州明月遍天下，鄂渚兵尘胜昔年。郎尚精神我迟暮，相逢避

面舞楼前。

春牛与芒神

冬令告终，又复春至。当立春之日，旧制有打春之举。顾铁卿《清嘉录》云：立春日，太守集府堂，鞭牛碎之，谓之打春，农民竞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里胥以春球相餽贻，预兆丰稔。百姓买芒神春牛亭子置堂中，云宜田事。蔡云《吴歛》云：春恰轮当六九头，新花巧样赠春球。芒神脚色牢牢记，共诣黄堂看打牛。按《隋书·礼仪志》，始有彩杖击牛之文，即后世之打春也。汉晋以前，无打春之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立春日，绝早。府僚打春府前，百姓卖小春牛。吴自牧《梦粱录》：立春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彩杖鞭春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晁冲之诗：自惭白发嘲吾老，不上谯楼看打春。是事虽始于隋，而仪文实备于宋，迄今沿之。

我友秋水生熟于考据，谈芒神云：《礼·月·令》言春之神句芒，句芒即芒神也。《元典章》称芒神貌像服色及鞭麾等，就年月干支为其设施，《清会典》又有迎春之礼。顺天府预于东直门外，制芒神春牛。视岁建干支，辨其形色，以迎生气，占岁时之制，故芒神冠履服色，每岁不同。世俗遂有露顶者主春寒，穿服者主大水诸说，由来盖亦甚旧矣。

海上漱石生前輩于《沪墍话旧录》，记迎春事綦详，谓：迎春必在立春之先一日，由县尊会同典史主簿县丞及训导等，自县署起，至大南门外之迎春庙，恭迎芒神及春牛到署。各官俱用全副仪仗，且头戴铺绒朝帽，身穿绣蟒朝衣，足履方头朝

靴，各坐四人显轿，至庙向芒神行礼后，始互易公服，改坐暖轿返辕。前导有所谓街道司者，披蓑戴笠，坐一竹交椅上，由二人舁之，以代表农夫。继之以锣鼓一班，及纸糊之春牛，牛身五色咸备。相传黄色多主年岁丰收，白色多主有水患，青色为主风灾，红色多主火灾，黑色多主疫疠。其实糊牛者有书一册，上列六十甲子年，春牛之浑身颜色，岁岁不同，须于一甲子后，乃周而复始也。芒神俗呼为强太岁，迎时亦坐显轿。芒神之后，即为典史等诸官之仪从，典史训导主簿皆杂职，平时出入官署无排衙，惟是日则特盛，除旗锣伞扇红黑帽等，且各有策印马二骑，顶马一骑。训导虽冷官，是日亦鸣锣开道。县尊之好虚荣者，其仪仗甚为显赫，衔牌以外，或以德政牌及万民伞加入，并较各官多对马四骑，甚或八骑，皆皂快捕快之首领为之。以不便穿天青缎马褂，皆反穿黑紫羔皮，箭衣则俱一律蓝色，顶马由县总书承乏，居然顶戴辉煌也。县尊于迎春返署之后，升座受胥役参贺。芒神仍以显轿送回庙中，春牛则置于东厅外之土地堂。翌日，由街道司请县尊鞭春，口报吉语，凡三请，县尊乃出，持鞭绕春牛一周，作鞭春之举，将春牛之纸身鞭碎之，故俗呼为打春。牛腹既裂，有纸糊之数小牛，纷纷墮地，一任儿童或观者抢取，不加禁阻，谓之抢春。盖寓与民同乐之意也。

新年中之玄妙观

岁聿更新，人添喜气。我苏玄妙观，居城之中心，百业俱臻，得以嬉戏终朝，于是相率作玄妙观之游。观中鱼龙曼衍，百技杂陈，而负贩者流，麇集于此，为一年中之惟一利市。而

妇女迷信，积习难除，往往鸡鸣待旦，钿车过市，就观中三清殿烧星宿香，以愈早为愈诚，例得神佑，甚可笑也。予曩日在苏，每逢元旦，必与二三学友，前往闲览，倦则赴三万昌茶肆，凭槛品茗，一片承平气象，思之犹在目前。奈年来栖迟海上，愁绪纷如，人地既殊，无复此种闲情逸致，而时艰世乱，朋好云散，恐虽重莅旧地，亦不禁感喟随之矣。按新年游玄妙观，由来已久，蔡云《吴歛》云：弥罗阁阴花爆稀，长生殿边丝遥飞。冶容少妇入人海，轻薄儿郎惯打围。注云：新年游玩玄妙观，妇人之容饰妖邪者，游人环集，谓之打围，固由自取，然亦无人禁止之也。又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到处庆新年。北寺笙歌声似沸，元都士女拥如烟，衣服尽鲜妍。注：北寺玄妙观，为新岁游观地。又顾铁卿《清嘉录》云：诸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自此翩翩征逐，无论远近，随意所之。城中玄妙观，尤为游人所争集，卖画张者，聚市于三清殿，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观内无市鬻之舍，支布幕为庐，晨集暮散，所鬻多糖果小吃，琐碎玩具，间及什物而已。杂要诸戏，来自四方，各献所长，以娱游客之目。如走索，吞剑，弄刀，弄鬟，舞盆，踏高跷。撮戏法，飞水，摘豆，大变金钱。猴戏，木人头戏，隔壁戏，百鸟象声，西洋镜，太平箫，说因果，摊簧，测字，起课，算命，相面。更有搏粉人，卖地铃，丝鹞。茶坊酒肆，及小食店，门市如云，婆娘装水烟为生者，逢人祇应，托盘供买食品者，亦所在成市，可知玄妙观新年状况之一斑。玄妙观创自晋咸宁二年，名真庆道院，张霞房《红兰逸乘》云：《云烟过眼录》载宋赵伯骕桃源图，乃吴中玄妙观图也。可想宋时观中多桃花，亦若唐时长安元都观矣。玄妙观唐时为紫极宫，宋称天庆观。观前街旧名碎锦街，

有桥对观者，名碎锦桥。钱补履云：康熙年间，居民鲜少，立桥上望见张王府基，一片荒烟蔓草，今则廛闈扑地矣。三清殿有吴道子画老君像碑，庞眉披发，貌极苍古，宋宝庆年间道士马大同立。又有宋嘉定戊寅一碑，在楹垣前。新年游玄妙观者，不可不知此一段小变迁也。

明时之虎丘

吴中多山峦之胜，而虎丘距金昌只六七里，春秋佳日，彼山塘道上，游女似云。尤以绿萼华盛放，登冷香阁而巡檐索笑者，钿车画舫，络绎不绝也。虎丘一名海涌山，阖闾葬此山中。秦始皇巡游至此，求吴王遗剑，故号剑池。池傍巨石，可坐千人，号千人石。石畔为生公说法台，下有白莲池，池旁有点头石，相传生公说法时，池苗生千叶荷花，顽石点头，若悟理然。陆羽石井在剑池之右，古名铁在岩，四旁石壁，泉甘冽。石壁上刻第三泉三字，为陆羽所品定。左有石级五十有三，名曰五十三参。有清圣祖高宗驻跸处。东南隅筑屋石壁之上，曰望苏台，今曰小吴轩。更有平远堂、仰苏楼、梅花楼、月驾轩、雪浪轩、玉兰房、海宴亭等处，均为名胜。真娘墓下临憨憨泉。真娘为一妓，顾守身如玉，从不留髡。一日，有客拟留宿，鸨妇许之，真娘乃自经死，客怜之，为之埋香。李祖年集《梦窗词句》为联云：半丘残日孤云，寒食相思陌上路；西山横黛瞰碧，青门频返月中魂。憨憨泉有梁时憨憨尊者遗像。又有联云：香草美人心，百代艳名齐小小；苑亭花影宿，一泓清味问憨憨。来游者必瞻谒也。南有拥翠山庄，为洪文卿、郑叔同等所建立。有抱瓮轩、问泉亭、不波小艇、灵澜精舍。至于冷香阁，则为

近年所新辟。费迁琐、吴荫培及我师汪鼎丞先生之力也。虎丘在明时，山门地位与今日迥异。长洲张霞房之《红兰逸乘》，谓：明朝虎丘山门在今后山，文衡山、唐六如辈所写《虎丘图》皆画后山景，可为证明。而唐六如与祝京兆常宴客于此，极诗酒风流之致。其时有张灵其人者，狂放不羁，尝鹑衣百结为乞状，讴吟而抵虎丘。唐以《悟石轩》命之题，张疾书一绝云：胜迹天成说虎丘，可中亭畔足酣游。吟诗岂让生公法、顽石如何不点头？唐大喜，呼之与诸贵游同饮，且即席写张灵行乞图而祝题焉。张慕虎丘舟中女子崔素琼，崔亦知张之才，愿委以终身，奈宁王宸濠以势劫之去。时宸濠厚币聘唐，张乃托唐多方访之，既知崔进献入宫，不复得出，赋诗以别云：才子风流第一人，愿随行乞乐清贫。入宫只恐无红叶，临别题诗当会真。张为之痛哭而呕血，纵酒狂呼，或歌或笑，一日走虎丘，见伶人演剧，忽大叫曰：若所演何足观，吾为演王子晋吹笙跨鹤。遂控一童子，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令作鹤飞。童子怒，掀张于地，张起曰：吾不得为天仙，当作水仙耳。遂跃入剑池。众掖之出，伤股不能行，未几卒。此一段哀感顽艳之故事，与虎丘相始终。世俗以唐、祝、文、周四子并称，实则周无其人，即张灵字梦晋者是也。

青莲阁之沿革

沪上四马路之青莲阁，虽妇竖莫不能举其名，盖青莲阁为最老之茶肆，距今已历数十年。本在四马路中市，即世界书局故址。楼下百戏杂陈，如西洋镜、小电影、打弹子，以及角力衡身之器械，无不应有尽有。楼上鬻茶，每当黄昏灯上，粉白